

大龍峒的幼年往事

丁念慈



寫於 facebook 2017 /7/2

「大龍峒」是指何處？依據維基百科的定義是「位於淡水河與基隆河交口附近，今臺北市大同區哈密街一帶，是晚於艋舺而早於大稻埕的臺北市舊聚落」。若由我來界定，就是「高速公路圓山交流道下來，沿著覺修宮、啟聰學校，到孔子廟、保安宮、陳老師府……等這一帶，在這個範圍內的地區」。那是我幼年時的家園和生活天地。

7月1日週六，我與母親、小妹相約，到大龍峒探訪許家舅媽，她是伯公許丕先生的兒媳婦，比我母親年長一點。我搭國光號到圓山捷運站下車後，往酒泉街方向行去，沿途經過大龍峒孔廟、保安宮……等古蹟。看到幼年時熟悉的孔廟，歷歷往事一一浮上腦海。





我們全家在大龍峒居住的兩年期間，父親常帶我來孔廟休閒。身處大龍峒閩南族群聚居的舊社區，再加上艱苦的物質生活條件，孔廟宛如社區中遺世獨立的一葉扁舟，能載著父親這位異鄉遊子的精神出航，也像一處寧靜的港灣，讓父親漂泊已久的心靈得以停靠整補。

我出生在臺北的陸軍醫院。外公去世前，我和爸媽、大妹，一家四口住在永和，房子是租來的。父親俸祿雖然微薄，但日子算是勉強過得去。

我是外公頭一個孫子，他對我極其疼愛。外公在踩三輪車載貨、做苦力下工的閒暇時間，常特地騎車到永和來，載我到大龍峒家中小住。外公在腳踏車前槓放了個小籐椅，我就坐在外公胸前的小籐椅上。腳踏車穿越永和到大龍峒間的跨河大橋時，河谷的風總是呼呼地吹著，無比涼爽。坐在外公胸前小籐椅上的我，小小心靈也總是滿溢著很幸福、很快樂的感覺。



外公的猝逝

民國 59 年，57 歲的外公腦溢血倒下去了。才讀國小、無助的舅舅，飛奔到永和告訴媽媽：「大姊，爸倒下去了……」媽媽連忙帶我趕回老家。老家屋子外面圍滿了人，七嘴八舌地議論著。外公被人安放在一張長條凳上，腹部蓋著薄被單，媽媽趕緊安排將外公送醫。晚間，換我父親去照顧。第二天天剛亮，爸爸回到家，媽媽緊張地湊上前去，問道：「有好一點了嗎？」爸爸答說：「大家快起床！人已經走了。」

就這樣，苦力外公走完他的一生。外婆是文盲，兩眼又弱視，本來就無營生能力，舅舅也還在讀小學。姨婆問爸說：「丁仔，可以搬回來住嗎？」父親一口答應。緊接著，我父母花了可以購買半間公寓的積蓄，趕工修繕外婆家老屋。我們全家搬去同住，也一併負起外婆一家的生計。

大龍峒的老家面積不大，我與爸媽、大妹四口人，擠在原為浴室改建的簡陋小房間，沒有向外通風的窗戶，唯一的小窗子是對著廚房的。當時小妹尚未出生。我們兩個小孩，分別與父母睡在鐵製雙層床上。夏季，父親下班回家時，常赤膊上身坐在房間窗口下的書桌前，揮汗如雨地埋首書寫。



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生活了兩年。直到我們購買板橋江子翠吳鳳路的公寓，又協助外婆在不遠處的銘傳街也買了一棟小公寓，大家才搬離大龍峇社區（註一）。

在大龍峇舊社區中，父親與四鄰語言不通，在家中更與外婆存在文化的隔閡。與當地老一輩的人一樣，外婆十分執著拜拜及相關儀式。例如，因祭拜對象不同，有些金紙外婆堅持要在屋內燒；外婆雖無營生能力，但不論對外公或是子女，都非常強悍與強勢，絲毫不肯退讓或調整。在屋內燒金紙一事，對父親來說，極其無法忍受。記憶中，父親這時候就會穿上他的藍襯衫（註二），低頭走出家門，外出訪友。

在這個環境中，我記得父親常到附近的孔廟聽易經課程講論，也在那兒跟人下圍棋，紓解心靈鬱悶。父親擅長數學，年少在大陸時，就從看大人下圍棋中無師自通。當他聽易經，或是下圍棋時，我就在孔廟中的庭院裡玩，這裡看看、那裡瞧瞧。

這些往事，距今已經 47 年了。這一次行經孔廟，往日的情景一一浮現腦海，眼前景物與我的記憶終於相連了。



外公去世前的幼年時光

外公除了喜歡看天祿師「搬（演出）」布袋戲之外，也喜愛歌仔戲。他不但聽戲，還參加了大龍峒「和華樂社」，成為歌仔戲票友。當年，外公以腳踏車把我從永和帶到大龍峒的日子裡，他出外做苦力時，就由外婆照顧我。等他回家後，常將我放在肩頭上，前往和華樂社唱歌仔戲。

這一次探訪舅媽，發現和華樂社已經搬到舅媽家樓下，梅仔茶阿姨家隔壁了。我趁機錄影上傳 FB，舅媽特別叮嚀我要補上一句「和華樂社也有金獅團喔」。沒錯，這是一個有管籥笙簫，也有獅子陣的傳統社團，是當年正港臺灣中國人重要的常民文化活動之一。



當我穿越重慶北路時，又憶起另一件往事。有一天上午，外公照例出門拉車做苦力，我與外婆倆在家。外婆要上菜市場時，問我：「你要在屋裡還是門外玩？」我答「門外」，外婆就把大門鎖上出門了。小時候家裡幾乎沒有甚麼玩具，我就拿幾個津津有味素的盒子，在屋外當成積木玩。

不多久，我覺得無聊了。因為屋子鎖上進不去，外婆又不知多久才會回來。此時，我看見一位叫做阿妹的鄰居，跟幾個小朋友跑過我眼前，她手上還拿著一根筷子。我喊「阿妹！阿妹！」她沒有理睬我，繼續往前跑，一晃眼轉往右邊街尾，不見蹤影了。

孤伶伶的我，決定自己出去找外婆。我從迪化街二段走到酒泉街，接下來必須穿越重慶北路大街。我左看右看，跟著街上的大人過馬路，終於來到菜市場。市場的攤商都知道這是英仔的孫女，有位好心的菜販就將我抱進菜攤，安放在凳子上，免得我走丟，其他人則奔相走告，想找到我外婆行蹤。不一會，只見穿著長衫、拎著菜籃的外婆大喊「戀族喔（念慈啊）～」菜販將我一把抱起，應著：「底家啦（在這裡啦）！」



就這樣，我平安回到外婆家。晚上大人相聚，紛紛問我：「你怎麼過大馬路的？」我把過程講給大人聽，眾人一片驚愕。大人也告訴我，今天那個小名兒「阿妹」的小女孩，拿根筷子一邊跑，後來跌倒了，筷子戳到喉嚨，送去醫生那裡縫了很多針……。真是驚險的一天！我冒險犯難，闖越大街找外婆；阿妹不聽勸阻，拿著筷子跑，導致受傷。

每每看到社會新聞，許多劣質男性在面對壓力與挫折時，多以毆妻、賭博……等方式紓壓。父親年少受私塾教育，中學後才接受新式教育。這樣一個具有中華傳統文化薰陶的男性，在客居異鄉的艱難環境中，選擇到孔廟聽經、下棋，做為排解鄉愁、寄託心靈的方式；而擔任苦力的外公，因教育程度不高，又處於社會底層，雖也會喝米酒解悶、罵罵髒話來紓解壓力，但絕對不會毆妻。他生活中最大的樂趣，就是在布袋戲、歌仔戲的喧天鑼鼓與緊湊的旋律中，任精神與想像遨遊在傳統中國七俠五義的故事裡。這就是中國文化起的社會教化力量！

比起那些飽暖思淫慾、毆妻、砍銅像逞雄風的日奴們，我父親與外公的人格不知道要高貴出多少倍？而大龍峒的幼年往事，就永遠典藏在我心深處。



注釋

註 一：幾年後，外婆不適應公寓生活，搬回大龍峒。我們又常常往返大龍峒，去探望外婆。

註 二：藍襯衫是父親好友楊兆軒伯伯送他的，節儉的父親相當珍惜，幾乎算是他唯一一件體面的便服。

楊伯伯時任蔣經國先生秘書，他們生活比我們舒適許多，爸爸常帶我們去楊伯伯家玩，大人在院子裡快樂地聊天，我則抱著幾本書，窩在一個角落沉浸其中。

楊伯伯 53 歲那年積勞成疾倒下，3 個月後因肝癌去世。

楊兆軒伯伯是隨縣人，如今竟可在網路上查到 1968 年時，楊伯伯時任湖北隨縣同鄉會理事的網頁

<http://bbs.cnhubei.com/thread-2834023-1-1.html>

見到這個名字，我真是湧上淚來。楊伯伯去世 41 年，父親也去世 9 年了，往事緲遠難追。我只知楊伯伯是湖北同鄉。從網頁上得知，他是隨縣人，而父親是棗陽人。抗日戰爭中，偉大的隨棗會戰，就是發生在他倆的家鄉！

我曾經寫了一篇文章 "小紅和小綠"，以我兒子的角度，提到過父親與楊伯伯的友誼。